

对这件事的真实写照。

《三国演义》存在的目的，是给人们留下一段文化，告诉人们什么是“义”，也做到了，至于统一与否，反而不重要了。

正见周刊



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67岁华诞。台北部分法轮功学员6日提前在国立国父纪念馆举办活动，欢欣庆祝法轮大法洪传26周年，他们高声恭祝“李洪志师父生日快乐！”，活动吸引了众多民众驻足观看，并有人现场学习法轮功功法。

第820期

2018年5月8日

目录

正见新闻

- 大洋洲大法弟子谢师恩 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 /3
- 圣地亚哥法轮功举办系列讲真相活动 /3
- 佛蒙特枫叶节游行 民众喜见法轮功 /4
- 瑞典青年：这就是我要找的 /5
- 加国多市市长贺法轮大法日 /5

讲清真相

- 理解和宽容别人才能更好的救人 /6

修炼体悟

- 空中绽放的“花蕾”——五一三献礼 /9
- 讲真相中注意安全 /10
- 正念对待被怀疑是特务的同修 /13
- 记元神离体的一次经历 /15
- 工作生活修炼 /17
- 千万不要“得之于易而失之于易” /19

神传文化

- 诸葛亮借东风 夺天地之造化 /22

去，都到南屏山七星坛前，休问长短，拿住诸葛亮便行斩首，将首级来请功。”二将领命。（第四十九回 七星坛诸葛祭风 三江口周瑜纵火）

二、诸葛亮借风脱身

能借东风已是不易，能够脱身就更难了。这一点也是周瑜想不到的，或许说是很无奈的。那句“既生瑜何生亮”是一种最无可奈何的写照。其实周瑜也应该明白，和诸葛亮不在一个水平上，又何必自讨苦吃。

只见孔明立于船尾大笑曰：“上覆都督：好好用兵；诸葛亮暂回夏口，异日再容相见。”徐盛曰：“请暂少住，有紧话说。”孔明曰：“吾已料定都督不能容我，必来加害，预先教赵子龙来相接。将军不必追赶。”徐盛见前船无篷，只顾赶来。看看至近，赵云拈弓搭箭，立于船尾大叫曰：“吾乃常山赵子龙也！奉令特来接军师。你如何来追赶？本待一箭射死你来，显得两家失了和气。——教你知我手段！”言讫，箭到处，射断徐盛船上篷索。那篷堕落下水，其船便横。赵云却教自己船上拽起满帆，乘顺风而去。其船如飞，追之不及。岸上丁奉唤徐盛船近岸，言曰：“诸葛亮神机妙算，人不可及。更兼赵云有万夫不当之勇，汝知他当阳长坂时否？吾等只索回报便了。”于是二人回见周瑜，言孔明预先约赵云迎接去了。

（第四十九回 七星坛诸葛祭风 三江口周瑜纵火）

三、是借还是算？

我们都知道诸葛亮有一部算命的书叫《马前课》，可知战争的胜败。也只是算。那么东风是借来的还是算出来的呢？其实怎么说都行。历史就像是一部电影胶片，人们只是在按照它在演。但是出现东风是必然的，诸葛亮可以脱身也是必然的，诸葛亮也是在顺天意而行。而在蜀国统一这件事上，诸葛亮也明白是不可能的，因为胶片就是这么安排的。所有才有了诸葛亮在《马前课》上的一句话叫“无力回天，鞠躬尽瘁”，就是

是不知道怎么修。现在理解是在救度众生时要“拿得起”，在学法炼功时要“放得下”。要听师父的话，“可是我告诉你，你为了得这个法，可相当不容易，也许你前半生吃的苦都是为了得这个法，这是你知道的；还有你不知道的，也许在你前几世甚至于更长的时间，都在为得这个法在吃苦、受罪。还有的人为得这个法遭受过更大的痛苦，这是你不知道的。将来你圆满后，你会知道的，也会看到的，很不容易的。”（《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所以千万不要“得之于易而失之于易”（《转法轮》）。

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神传文化

诸葛亮借东风 夺天地之造化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流传甚广，但是大部分人的观念都停留于诸葛亮对天象（也就是大自然的规律）非常了解，推算出在当时会出现东风的理解。很少人会相信东风是诸葛亮借来的，其实是借还是测，确实很难用是与否来概括的。

一、东风忽现无征兆

在东风出现前是没有征兆的，也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所以曹操才会大意。说是自然规律，还是没有证据的。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是日，看看近夜，天色清明，微风不动。瑜谓鲁肃曰：“孔明之言谬矣。隆冬之时，怎得东南风乎？”肃曰：“吾料孔明必不谬谈。”将近三更时分，忽听风声响，旗幡转动。瑜出帐看时，旗脚竟飘西北。霎时间东南风大起，瑜骇然曰：“此人有夺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测之术！若留此人，乃东吴祸根也。及早杀却，免生他日之忧。”急唤帐前护军校尉丁奉、徐盛二将：“各带一百人。徐盛从江内去，丁奉从旱路

正见新闻

大洋洲大法弟子谢师恩 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



2018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弘传世界26周年纪念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67岁华诞。每年这个时候，全球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会举办庆祝活动。

5月6日，来自新西兰全国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欢聚在奥克兰市中心的Aotea广场，和过往的行人们一起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世界26周年。

当天，数名法轮功学员上台发表感言，向人们介绍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体会。活动中，法轮功学员演示功法向世人展现法轮功的宁静祥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带来一道亮丽的风景，受到了民众热烈的欢迎；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舞龙队精彩的表演更是赢得阵阵欢呼喝彩，令过往的行人们纷纷驻足，拿起手中的相机拍照摄影留念。

当天活动最后，全体在场的法轮功学员双手合十，齐声向李洪志先生献上由衷的祝福：“法轮大法好！恭祝师尊生日快乐！”

圣地亚哥法轮功举办系列讲真相活动



二零一八年四月底，和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一样，美国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举办了“真善忍美展”和景点集体炼功弘法活动，纪念“四二五和平上访”十九周年，并向当地民众和中国

游客讲真相。

四月二十一日，结合纪念“四二五和平上访”十九周年之际，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在中途岛景点增加了集体炼功活动。祥和场面吸引游客驻足观看并拍照，其中不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

几年前，随着来圣地亚哥旅游的大陆游客越来越多，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开始到中途岛航空母舰博物馆旅游景点讲真相。常年到中途岛景点的法轮功学员阿梅说，“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中国人，因为他们在国内看不到真相。”

佛蒙特枫叶节游行 民众喜见法轮功



法轮功学员于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参加美国佛蒙特州第五十二届枫叶节大游行。这是佛蒙特州连续三日枫糖推广活动的压轴戏，州长、政要踊跃参与。法轮功学员第一次参与该游行，受到欢迎。

当日气温突降，风雨交加。游行队伍中午出发，由市区南面穿越了市中心的主街到北边，历时一个半小时。

法轮功学员们不畏寒风大雨，神采奕奕，他们祥和、善良的风貌，不畏狂风暴雨反迫害的坚强毅力，获得撑伞夹道的市民们热烈的掌声鼓舞。

民众很高兴收到法轮功传单，有些表示要到网站上了解，有些想参加在当地图书馆举办的法轮功介绍会。

圣奥尔本斯居民瑞克不论晴天或下雨，每年都来观赏游行。他很高兴看到法轮功游行队伍，希望法轮功游行队伍年年都能参与枫叶节游行。

每年神韵结束后回到家就提不起精神，对常人工作不感兴趣，于是每周离家去大纪元做全职销售。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天天看到别人的业绩报告，自己很着急，心浮气躁，整天想着如何让客户签单，常常在办公室呆到很晚。自己要付房租，还有新车贷款和每天出车的油费。渐渐暴露出“为助师正法”努力工作下掩盖着的利益之心。有一件事直到离开大纪元后很久还耿耿于怀。那一次我好不容易接了一个万元广告订单，正赶上纽约法会，找不到做事的人，我非常生气，认为这帮修炼人太不敬业了。结果经理还批评我不去参加法会。我嘴上不说，心里愤愤不平；法会年年都有，你们为了自己的提高，放下工作，放下的还不是一般的常人工作。参加法会还不容易吗？坐在会场里听听别人发言，有的人还打盹。参加游行不是负责人也不怎么操心，游行时有的还与同修聊天，像逛大街似的。而我的这张为大纪元创收一万，努力了近一个月的订单就这么泡汤了。看看这样执着的我怎么可能静心炼功学法啊？！还算是个修炼人吗？

当我静下心来认真学法向内找后，发现自己把做事代替了修炼，好像事情做成了就代表修得好，所以努力做事。现在理解师父讲的：你们的修炼才是第一位的。每一次机会都是考验，就看当时那颗心怎么动的，从中看自己把什么看的更重要。我没有把法会看得那么神圣，就好像太容易得到就不知道珍惜一样。同样，因为炼功对我来说太容易了就不重视。师父传法救度众生，做为一个弟子自己的身体都救不了吗？我这个身体不是也由无数细胞组成的吗？里面也有无量众生呀！我应该对他们负责，认真对待。再次学法用心体会师父讲的“大道至简至易”（《大圆满法》），深刻感受到师父慈悲普度，大门敞开，没台阶，没门槛，开得都没有门了，真的是洪恩浩荡。

回想我第一次读完《转法轮》的感受是要能“拿得起放得下”，当时我也不知道要拿起什么、更不懂得放下什么。也就

找我，不知道他等了多久，过后他对我说，其他动作伸伸胳膊很容易，看你们在那里抱轮站那么久，纹丝不动的，不容易呀。渐渐地，我对抱轮也习以为常，不再感到吃力了，觉得时间过得挺快的。

时间过得可是真快呀！一晃 20 年过去了，突然有一天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怎么变得这么老了？炼功人应该向年轻人方向退，我怎么看上去比那些不炼功的同学还老了呢？反思这么多年修炼过来好像什么事都没有落下（除没有参加改字），还有同修以为我很了不起，可以“抛家舍业”到外地去支持神韵项目，过后又离家专职做大纪元的销售工作。可是我知道自己长期以来炼功不静心，特别是打坐时，坐的很舒服，一会儿想东，一会儿想西，想到要做的正法项目，更是思如泉涌，就差点儿马上爬起来，把这个好主意写下来了。后来事情多了，压力越来越大，学法也静不下心来，每天学一讲《转法轮》像完成任务一样走形式。师父说过，“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在想其它的，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如果学不好法，很多事情都做不好。”（《大法弟子必须学法》）

我一开始就认同大法，希望所有人都知道“真善忍”的美好。神韵是师父指导的救人项目。人间还有比这个更伟大的吗？本来我就没有啥“事业”可抛，有幸可以参与神韵工作，当然可以“抛家舍业”全力以赴的去做。但是长期不能静心炼功学法，那就不算是炼功人了。在此我要找找为什么静不下来的根本原因。我在欢喜心，显示心的带动下，把做事当成了修炼。事情做好了觉得自己能力强，有办法，被同修夸几句，沾沾自喜，内心深处有不易查觉的求名之心。忘记了有师父在看护着弟子，还有同修们的互相配合，过分看重自己在整个项目中起到的作用，从而导致炼功学法时静不下来、常会想到要做事情。

瑞典青年：这就是我要找的



为期一周的世锦赛乒乓球赛于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在瑞典港市（Hamstad）拉开序幕。为世锦赛而来的运动员、记者和游客们涌入这个位于瑞典西南部海滨的美丽城市。该市的法轮功学员于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在市中心最

繁华的国王街举办活动，和人们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十九年来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事实。

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伴随着悠扬的炼功音乐在港市国王街上展示着功法。过往的人们纷纷驻足，有的观看，有的与学员交谈，有的仔细阅读传单，有的不禁随着音乐学做着炼功动作，还有的主动到展桌上的签名簿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加国多市市长贺法轮大法日

2018 年 5 月 13 日是法轮大法传世 26 周年的日子。加拿大多个城市向法轮大法学会发出贺信和褒奖，赞扬法轮大法提升社会道德；“真、善、忍”理念是所有社会的指路灯，并启迪着人心；法轮大法修炼者对“真、善、忍”的坚守为世界树立榜样。

贺信中祝贺法轮大法传世 26 周年，并祝修炼者对法轮大法的坚信带来心灵提升，同时，呼吁全民敞开胸怀一同庆祝“大法月”，呼吁全体民众和机构给予这个庆典最大的帮助。

讲清真相

理解和宽容别人才能更好的救人

北京大法弟子

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是做好三件事之一，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我每天保证学好法、发好正念的基础上，努力走出去讲真相。由于自己有这颗救人的心，师父就开启了我的智慧，也把有缘人送到我跟前，我本着为对方着想，体谅他们的不容易，理解他们，宽容他们，用实际行动证实修炼大法的美好，讲清真相劝其三退，在此写出两个事例，与同修交流，向师父回报。

一次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一个小伙子，他是附近理发馆的，理发馆刚刚开工，在搞促销活动，向我推销一张二十元的卡可以顶五百八十元用。小伙子一个劲儿称呼我为姨。我说：“我刚刚剪过发，要是早两天还可以。”他说：“您先拿一张卡，什么时候用都行。”其实说实话我根本不要这张卡。我说：“小伙子，你别看姨这么大岁数了，我很讲究的，就认一个地方理发，一般情况不愿意随便换地方。”小伙子说：“姨，我就愿意为您这样讲究的人服务，不讲究的我还不愿意为他服务呢。姨您就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为您服务一次吧！”这小伙子的弃而不舍的精神打动了我，我心里想，这讲真相要做到小伙子的这股精神，得救多少人啊！没有偶然的事，是师父送来的有缘人，我得救他。别说二十元，就是二百元我能救了他都值得。我说：“小伙子，要是在过去我不可能同意的，我宁愿给你二十元钱，我也不会要你的卡。姨现在是有信仰的人，是炼法轮功的，要那样做就会伤了你的自尊了。”小伙子说：“是啊，好像我跟您要二十元似的。”我接着说：“我们师父告诉我们做好人，做事先考虑别人，与世无争，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问小伙子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回答：“没听说。”我又问他：“你相信善恶有报

须在法上；我们是单位中的一员，就必须做好我们的工作，但心同样要在法上；我们是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应该做好自己该做的一切。说来说去，还是修炼中的事，自己修好了，常人的事、大法的事也都做好了；自己修不好，常人的事和大法的事也都不可能做好。

一句话，无论是在工作中、生活中，都用大法衡量，就能破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就能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

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千万不要“得之于易而失之于易”

加拿大学员

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

每当家人同修问我今天有没有炼过功时，我很少能够爽快地回答“炼过了”，有时还说：师父要我们做的三件事里没有提“炼功”呀。后来再次学法时才悟到：不炼功还算什么炼功人呢？

师父讲过“人往往轻易得到的东西是有不太珍惜的毛病。”（《美国第一次讲法》）。我是一开始就不重视炼功，觉得太容易了，四套功法谁都可以学会。我双盘一下子就可以坐半小时，看到有的同修痛得龇牙咧嘴、东倒西歪，有的泪水连连，还觉得奇怪，我要是痛成那样早就放下来不坐了。记得那时还没有读完一遍《转法轮》，我有一次打坐入静后想不起胳膊在哪里了，腿好像也没有了，睁开眼看看吧，低头一看腿还盘着呢。后来才学到《转法轮》中有那么一段描述，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虽然还没到坐在鸡蛋壳里的感觉，确实非常美妙。当时的联系人说我很可能是过去修炼过，带到此生来了。因为自己看上去比同龄人年轻，三四十岁了看上去就像二十几岁的，自己觉得动作好看一点，参加洪法活动时比较愿意排在前面，只是不太喜欢抱轮，自认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路人看不到什么很快就走了。让我意外的是一次有位老朋友来公园

作与家庭责任而耽误的时间都不愿意了，理由是占用了修炼的时间、让同修们听起来自己是把修炼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其实细挖一下思想深处的根，是骨子里的“私”没有去掉。

师父讲：“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未来参照的实践，既做着常人的工作又能修炼。你们要走极端，你们就会破坏这条路，所以不能走极端。你就只管堂堂正正的在社会上做好你应该做的，再去修炼，就完全可以达到修炼人应该达到的标准、可以圆满的标准，因为未来人就是这样一条路。”（《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我理解，工作、生活、修炼是应该融为一体的，一个修炼好的大法弟子在工作与生活中也一定会做的更好。在单位，我们是公司的职员，就要尽心尽力、按大法的要求做好这份工作；在家庭中，我们是父母、是儿女，就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一个人，不可能在工作和家庭中是个自私的人，而在修炼中突然变的无私了。我曾经有近四年半的时间在一家服装公司做管理工作，四年多加起来共休息了十三天，每天加上花在路上的时间至少十二小时，甚至十四小时，处理完单位的事，有时在办公室学会儿法，但是，工作来了，马上就得进入工作状态，不能动不正的念头，认为干扰了自己学法。因为在单位的时间是不属于自己的，工作都干好的前提下，有时间学法是没有问题的，但工作来了不能不做，也不能认为是干扰自己学法而不去工作，因为修才是第一位的。

在家庭中也是一样，有的老年同修溺爱隔代子孙，完全放松了修炼；有的出于私心，怕帮助子女占用了自己的学法时间，遇到事就认为是干扰，这两方面的认识都是在走极端，都是不能正确理解大法的修炼形式造成的，子女遇到困难了，做父母的，又有时间和精力，力所能及的帮助一下，没有错。但不要大包大揽，该是子女应该承担的，一定要让他（她）们自己去承担，更不要成为子女的奴隶、被“情”左右的分不清轻重。

我们是家庭中的一员就要扮演好自己的家庭角色、但心必

吗？”他回答说：“我相信，那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我竖起大拇指对他说：“姨真替你高兴！你这么年轻，能相信善恶有报，难得。我一看到你就能想到你的家长是什么样的人，因为孩子是大人的影子，有家教。现在咱们俩儿说话老天就能听到，三尺头上有神灵这是千真万确的。你看共产党宣传无神论，不相信因果报应，无休止干坏事，有枪就随便杀人，但是杀人偿命这是天经地义的，它共产党乱杀无辜，人不治天治。现在又迫害炼法轮功的人。法轮功是修佛的，它迫害佛家弟子，老天能放过它吗？姨知道真相，你这么好的孩子，哪能给共产党当牺牲品呢？”我问他加入过什么组织，他说只入过少先队，我说：“你从心里把这个少先队宣誓废除，大难来了保平安。”他告诉了我真名，我说就叫你杨洋吧！劝退后我给了他二十元钱，接过了卡。小伙子很高兴，临走时说：“谢谢姨！您一定去找我，哪怕我给您洗一次头呢！让我为您服务一次！”我说：“行，一定去！”小伙子走远了还回头大声喊：“姨，我祝您长寿！身体健康！”这是他明白的那一面发出的心声，是众生得救后的喜悦心情的流露。我真替他高兴，替他的众生高兴。同时也深深体会到做事先考虑别人，替他人着想，世人都是师父的亲人，也是我们的亲人，师父把有缘人推到我跟前，我只是动嘴，实质上是师父在救人。

还有一次去参加小组学法，早上发完六点正念就出门了，下车后到一个摊位买手抓饼吃。摊主刚把小饼放上，就来了一个小伙子也买手抓饼，我马上：“说小伙子你先买吧，你上班别迟到，阿姨退休了没事。”小伙子连忙说谢谢。小伙子刚拿走饼，又来了一个小姑娘，这个摊主马上说：“又让大姐多等几分钟了。”我说：“没关系，孩子们上班也不容易，又不像过去我们上班时有铁饭碗，现在弄不好就砸了。我不就晚吃几分钟吗？没事。”说话的功夫那姑娘的饼也摊好拿走了。可她连声谢谢都没说。这个卖手抓饼的说：“大姐一看您就是好人，心眼真好。”我说：“我有信仰，我是炼法轮功的，你千

万别听电视上说的，都是谎话。我们师父让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与世无争，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做一个比好人还好的人。你看刚才这两个孩子，男孩有礼貌多懂事呀！我真替他高兴，走到哪里都讨人喜欢。这个女孩虽说不太懂事，我从心里没有一点不满，对她没有任何看法，为什么呢？这是共产党的体制造成的，宣扬无神论，不相信因果报应，上梁不正下梁歪，能怨这孩子吗？”我又问那摊主：

“你的买卖怎么样？”她说：“还凑合，到八点三十分马上就收摊，不收就抄。”我说：“咱老百姓都不容易，不象他们当官的，上亿的贪腐，点钞机都用坏好几个，贫富差距太大了，现在好人都不好当。共产党把人不当人，随便杀人。杀人无数，这样的党早晚不得完蛋吗？”她说：“是，得完蛋，迟早的事。”我说：“共产党现在又迫害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不是一般气功，是修佛的，过去讲给修佛的一碗饭都功德无量，现在迫害佛家弟子，能不遭天惩吗？”我问她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她说：“没听说过。”我说：“就是从心里退出共产党的党团组织。加入它时都举右手宣誓把一生献给它，那可是毒誓，只有从心里废除才能保平安！”她说：“就入过团和少先队。”我说：“大姐给你起个别名，退了吧。”她说：“好吧，谢谢大姐。”看得出来她从心里感谢我告诉她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也为这个生命和她背后的众生感到高兴。世人都等着听真相，明白后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通过讲真相体会到，只有修好自己、纯净自己，做事先考虑别人，宽容理解别人，才能更好的救人。同修们让我们牢记使命，兑现誓约，修好自己多救人吧。

不足之处请指正。

觉就是两个极端。这种累的全身酸痛的感觉竟持续了一个星期才好。

二零零三年五月我离开了教养院，几个月后哥哥从俄罗斯回来看望我，我只对他说了几句话，他就表示从新修炼，直至今日。

注：

【1】李洪志师父著作：《休斯顿法会讲法》

工作 生活 修炼

同真

大法弟子在迫害中已经走过了十九年了，十九年来，随着正法形势的推进和大法弟子讲真相、正念除恶，邪恶被销毁的越来越多了，再发起像迫害初期那样大面积的行恶是不可能的了。然而，此时很多大法弟子却变的消沉了，甚至修炼初期能过去的关现在却过不去了。当年面对邪恶监狱、劳教所的残酷迫害都能走过来，现在却在家庭或工作的琐事中长期过不去，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状况呢？

这几年看到周围同修出现的上述情况，很多都是摆不正工作、生活、修炼的关系造成的。作为大法弟子在修炼中、证实法中、日常生活中，能够“取中”（《精进要旨》）很多魔难也是不能“取中”（《精进要旨》）造成的，换句话说，就是不能正确理解师父讲的法、骨子里的“私”没有去掉造成的。九九年七二零后，很多同修走出来上访、证实法，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卫法护法的壮举，有的同修讲：法正不过来就不离开北京，还有的同修把房子卖掉住在北京，等法正过来才回去。当时的这些认识，我们不能说同修认识的不对，但是，我们冷静下来好好学学法、好好挖挖根、去去执着，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路可以走的更正。是非常重要的。刚得法时，觉得大法太好了，常人的一切都不重要了，全心全意的投入修炼，但是有一点，只要干扰学法、干扰修炼，甚至是在常人中应该承担的工

又回到了床上，我的元神再次来到上空。

我知道哥哥神的那面被关在中俄边境地下的第一层空间。我认准方向，念到即到，我飞入那地下空间，突破了一道道铁门，在最里面的房间内找到了哥哥，我打开铁门拉着他就往外闯，并用功能打散了来堵截我们的生命。我拽着哥哥冲向高空，转瞬间回到了我所在城市的上空。

我被非法关押的房间在三楼，正对着教养院的南边有一座不高的山，我每天都能看到它。当地的一位同修曾告诉我，那座山叫南山，还对我说过：那不是一般的山。

那座南山确实不是一般的山，此时显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座庞大无比，满山青翠，高耸入云，祥云缭绕，群鸟飞翔的仙山。无论远近，山中的景物都看得清清楚楚，非常通透。正如师父所讲的：“天目真的打开了，看到的另外空间比这个人的空间还真实，立体感和对物体的感觉比看人还要清楚、真实。”

【1】我拽着哥哥朝那仙山飞去。随着越飞越高，我渐渐感觉到哥哥的身体越来越沉重，因为他离开法太久，身体已被无数的尘埃、无名的物质覆盖。在我感到越来越吃力时，我看到半山腰有一个凸出来的平台，我就向那个平台飞去。平台上有一圈栏杆，在我的手离那栏杆还有一指的距离时，却再也飞不动了。哥哥的身体带动我的身体异常沉重，从里到外都酸痛。在我一丝力气都没有，考虑要不要把他扔下去的时候，一群白鸽从平台上飞来，飞向我伸出的手给我加了力量，我的手一下抓住了栏杆，一甩手将他扔到了平台上，我一翻身也跳了上去。

我看到平台的深处有一池清水，我知道那是净身池。我就对哥哥说：你下去洗吧。我知道至此以后他的神性会返出来，我也不再担心了，就往下面的教养院飞去。

当我穿过窗户进入房间时，正好有两名同修在窗边，其中一位同修神的那面问我：你这几天去哪了。我觉的奇怪，就问：我走了几天。他说三天。可我只感觉半个时辰都不到啊。当我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当时被哥哥沉重的身体带动的酸痛感一下袭来，从里到外难受的不行，和之前那种奇妙舒服的感觉

修炼体悟

空中绽放的“花蕾”——五一三献礼

大陆弟子

那是一个特别寒冷的傍晚，天空中飘着很浓密的又很细小的毛毛细雨，同修约我和她一起出去挂条幅，天刚刚黑就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感觉，我如约来到我们预先约好的地方等着她。

不一会同修就骑着车来了，我们没说话，只是会意的点点头，然后我就坐在她的后面，我们一同驶向茫茫的黑夜中。

真是感叹同修就像一个活地图，那么黑的夜晚，她却很娴熟的径直就到了我们所要去的地方。路上虽有路灯，如果是我一个人我是找不到方向的，只能走哪做哪儿！

到了地方之后同修拿出一个大蛇皮袋子，里面装的都是真相条幅和挂钩，然后告诉我怎么弄好之后再递给她，因是第一次和她配合，我默默的记下同修教我的程序紧跟在她的后面，看着同修选好了位置，我立即迅速的将准备好的条幅递给她，就看同修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能伸缩的鱼竿，抬手、伸腕、举杆，然后再拿着手电筒一照，一个条幅就顺利的稳当的挂上去了，看着她拿着电筒一照，又是 LE 的很亮很亮的光束划破漆黑的夜，我开始还有些担心，害怕被邪恶发现，看到同修不惊不怕就像在做表演一样，我就没说出自己那不必要的担心，反而被她那种坦然从容的神态感染的什么也不怕了，浑身忙乎的直冒热气，早已忘记这是寒冷深冬之夜。就这样我们俩默契的配合着挂了好多地方，而且所挂之处都是路口很显眼，五颜六色的在空中飘动着，那真是“奇花”，“奇异的“花蕾”，可以灭掉邪恶，救度众生的“花蕾”，白天看到一定很漂亮。更是被同修娴熟且稳重的操作而感动，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可想她这肯定是挂了无数次才锤炼成的，那动作真是很潇洒，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后来我们时常在一起学法、交流、做救人的事，难免也会有心性上的摩擦和考验，每当这时脑袋里不自觉的就出现了那晚她挂条幅时那洒脱的身影，说来也奇怪，只是这么一想，眼前发生的事什么都不“是”了，她说我什么我都能“忍受”了，而且是不动气的坦然的，一点强为都没有。可能是我当时想到了同修好的一面符合了法理的要求吧！

记得有一次还是在她家里，我们炼完功在那交流一下，都怪我自己说话没有分寸，说话没有做到师父要求的那样“和风细雨”，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接受能力，只顾自的说着，一下子伤到了她，她当着另一个同修的面把我劈头盖脸的炮轰一顿，把我搞得一愣一愣的，我始终没还一句嘴，只是等她发泄完了我连说了几个对不起。可是另一个同修实在看不过去了，觉得她不应该这样对我，于是连珠炮似的又向她开炮了。但很快我们就都恢复了平静，开始各找自己，进行了心平气和的交流。我就说出了我想起了她挂条幅时潇洒的神态，所以根本就没被她“轰到”，叫她不要往心里去。她和另外一个同修都坦言说出了自己刚才为什么没守住心性，说完之后我们又一起开心的笑了。那一刻我真的理解并感受到了这块“净土”的好处，我的心在那一刻又得到了锤炼和纯净，真的很谢谢同修。

献给 5.13

讲真相中注意安全

大陆大法弟子

从网上看到两则消息：一则是：北方一个同修到南方给女儿看孩子，临行时，带了些大法真相粘贴和小册子，到了女儿家后，去一个旅游点真相贴，可是回到女儿家不久，警察就找上门来，把同修绑架了，把女儿家也抄了。

另一则消息：北方有三个同修，都是家族人，开车到南方亲戚家，返回时，在高速公路上，边开车边打真相电话，被国保定位跟踪，在高速路口被截住，手机和电话卡被搜出，连车

个人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记元神离体的一次经历

大陆大法弟子

我二十六岁时于九六年得法，并不是开着修的，修炼以来都是靠在法中正悟及在身体上各种反应状态中体会大法的神奇和美好。但一次元神离体救人的经历让我记忆犹新，对于我来说那是在大法修炼中的一种超常神奇的功能体现。

二零零零年，我被非法关押在大连教养院长达两年半的时间。在这期间，在师父的安排下，每当外面传进来师父的最新讲法和经文时，我这个班我最先得到，然后马上背下来再传走，每天再把背下来的讲法背给其他同修听。师父的大法伴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恐怖高压的日子。我每天都沐浴在大法的洗礼和神奇美妙当中，梦境中总能到不同空间看到不同空间的美景。特别是当《北美巡回讲法》传进来之后，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仅用十天左右的时间背下来了。那段时间感觉身体被一种非常舒服的能量包围着，进入了一种空、静、大的美妙状态。坐在那里感觉身体无限高大，不愿说话，没有思维，完全是那种身神合一的状态，这种状态持续了二十多天。在这期间，我感觉到了我的哥哥神的那面向我发出的求救。

我哥哥因我于同年得法，在九九年七.二零后，由于在法中迷茫和生活的压力慢慢脱离了大法，不久后就远赴俄罗斯去打工。

我决定去救他。那是二零零二年初夏的午休时间，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没多久，我的元神就离开了肉身来到了教养院的上空。脱离了肉身的身体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轻”的状态，那是一种无以言表的美妙幸福感觉。身体从里到外流淌着那种“轻”的能量，全身每个细胞都在欢喜雀跃。这种美妙的感受竟传导到了肉身上，我感觉到肉身飘起来了，我瞬间回到身体里，发现身体已离床半尺来高了，我赶紧闭上眼睛，身体

同修们面对面发真相资料，劝三退，不少同修还把每天的三退名单交给甲发往大纪元网站，大家都形成了一个整体。

还有一次，是5月13日开法会，中途来了一个听说曾经被转化过的同修乙（乙曾与我在劳教所一起呆过，相互认识），乙当时要了我的电话，想与我保持联系。待乙离开资料点后，也有人说乙是特务，说他被转化，很邪，专门做转化工作，说乙还在公安局拿钱……，事后同修们要我把电话卡都换了，否则以后就不与我联系了。不久后我也找到乙同修与他在法理上交谈，证实乙不是特务，乙还把一个被邪党非法判刑7年之久，期满释放回家，已放弃修炼的同修找回，又从新修炼。

同修丙被非法劳教期满后释放回家，几位同修听到丙已回家，就到她家切磋交流，不久这几位同修都被公安抓捕。当地的同修一口咬定丙是特务，拒绝与她往来，有的看到她就骂，还有想要打她的（具体情况至今不清楚）。几年后，我见到同修丙，她说当时自己很委屈，自己被孤立、辱骂很难受，想找个同修说说心里话都找不到，感到很苦闷，很失望，思想上的压力甚至感到比在劳教所待的都难过。我认为仅是怀疑就这样做不妥，师父连特务都度，师父在《各地讲法二》里讲：“我过去讲，在常人社会，不管人的职位是什么，不管你的工作是什么，哪怕你是做特务工作的。特殊工作任务嘛，所以叫特务，特殊任务。但是，作为一个生命，你不能因为你的工作特殊就真的失去了这万古机缘；不能因为你的工作，你就把千万年生命所等待的机会都毁了。我对生命是这样看。当然了，当初我在传法的时候，救度的门全敞开了，没有对任何社会的阶层、职业、身份的不同而来选择你。这些我什么都不看。没有贵贱之分，没有社会阶层之分，没有聪明和不聪明之分，没有文化上的差异，没有民族的差异，没有任何界限。人类所划分的一切区别，我都不看，也都没有。一视同仁，就是这样做的，当然包括那些个做特务的，甚至为了解大法而当特务的。”在明慧网上我们看到，有的同修不是把迫害过自己的警察都救了吗？我们决不能轻易的毁掉一个同修。

带人被带回，并被刑事拘留。

同修被邪恶绑架时，都不知道警察是怎么知道的。其实就是监控，监控是警察的拿手戏，从电视节目《一线》和《天网栏目》中我们看到，警察破案百分之百都是通过监控破案，只要他们发现了“问题”，就会通过监控去分析、定格、确定目标、跟踪……这个过程非常简单。现在，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几乎所有城市都形成了监控网络，不管哪个小区，从进口到出口，都有监控，有死角地方很少，只要他们发现大法真相粘贴和小册子，就会在一定范围内通过监控排查，确定后会跟踪，一直跟踪到你家楼下，即使不马上抓你，也会暗中把你列为重点对象监控，而此时，你还不知道，觉得没啥事，其实已在危险中了。

前些天本地有两个同修，骑电瓶车到郊区挂大法条幅，同修在路上换衣服（可能是想伪装一下自己），到整个挂条幅区域和返回过程，都被警察监控下来，之后放大、分析，最后同修被绑架。

前些年两会期间，邪恶普遍骚扰大法弟子，今年两会期间，本地警察没有骚扰大法弟子的事，有同修说：“邪恶没有了，警察也在变，对大法弟子松了。”我认为不是的，到最后一步邪恶照样行恶，他们就是干这个的，怎么会对你放松了呢？在我们小区里，监控头密密麻麻，几乎没有死角，有个保安说：“派出所有个大屋子，墙上全是监控图像，有专人昼夜值班。”你每天上班还是回家？还是去了哪个同修家？还是撒资料了？都在他们眼皮底下呢，还用警察上门吗？在你什么都不知道中，已经被监控了。

特别是诉江后，所有诉江同修的电话都在监控中，有的同修说：“我诉江后电话就没换过，啥事没有呀？”那是你没做什么大法事，如果你做大法项目试试？不要说幼稚话。有个同修出差时，经过一个地铁口，一个保安站在旁边，也没检查身份证，当同修经过时，身上带的身份证自动被扫描进去，机器

立即报警，同修被叫住了，被带到警务室，给同修所在城市国保打电话，问还练不练了？咋呼了近半小时才把同修放了。可见，身份证和电话，是邪恶用来迫害同修的最大把柄。

有个朋友跟我说：如果你身上带着手机，你又是被重点监控的对象，警察会把你手机和监控联起来，或与卫星联起来，不管你走到哪，都是图像监控。本地发生多起这样例子：警察在同修家什么也没翻到，却被绑架判刑了，就是他们有这样的“证据。”

打真相电话，一定要按明慧规定的技术要求时间打，不要拖长时间，或有侥幸心理。本地有个打真相电话同修，说了他一件惊险事：一次下雪天，他到一个偏僻小区里打真相电话，当时想：下雪天，警察不会出来，卸电池也挺麻烦的，就多打了一会儿。突然有个手机停机了，他以为没电了，也没在意，又用另几部手机打，打着打着，觉得不对劲：“是不是师父点化呢？”他就把所有手机电池都取下来了，下楼往外走，刚走过墙拐角，见几个便衣急忙往这边走，其中一个说：“快，就在这楼上。”同修不慌不忙骑着车走了。事后说：“如果晚两分钟，就走不脱了。”

还有一次，一个国保副队长跟我说：“你什么事情我们都知道，书放在你家里哪儿都知道，只是不想动你。”当时我想：“你是瞎咋呼，怎么可能呢？”现在想来，他说的是真话。有个国保头头跟一个同修说：“我尊重你们的信仰，但你要注意安全。”后来想想，话里是有话的：我们头脑太简单了，太不注意安全了，什么事很容易被掌控。

面对这种监控状态，是不是就不做法事了？当然不是，关键要知己知彼，才能不受损失，我们经不起万一那个一，救人项目很多，可以面对面讲真相；可以花真相币；可以打真相电话；可以进到楼里发真相资料（只发一个单元就走）……要理智智慧的做，要根据自己的状态做，千万不要说：“没事，正念强啥事没有，这些年我就这么过来的。”这话是漏，容易被邪恶迫害，本地这些年被迫害的同修几乎都说过这话。

写出看到一点现象，供同修参考，谢谢。

正念对待被怀疑是特务的同修

衡阳大法弟子 真言

一天，我正要去资料点去，中途遇到两位青年同修（夫妇俩），他俩忙于告诉我说资料点来了特务（甲），特别提醒说是甲言谈话很象特务云云，要我特别警惕。还有一位老年同修，请过甲写过诉江材料，说甲在给她写儿子被迫害死的时间日期已更改，可能与掩盖中共活摘器官有关，也说那人很可疑，还例举一些事例说甲也很象特务，也要资料点不要与甲有任何来往。我与甲在资料点见过一面，并与他交谈了约半个小时，而且他还要我给他打印真相币。我听了上述反应，大吃一惊。甲曾在检察部门工作（干部），已退休，走进大法不久，从我与他交谈的言行看，甲不象特务，是很象有缘分的人，而且资料点已把我给甲打好的真相币托人送去（意思就是不要甲再来了）。我想这个问题要郑重考虑，不能这样草率从事，如果甲真是特务，得和他讲清真相，使甲能得救，决不能对大法犯罪（因为他已知道资料点），否则毁了自己和家人；如果不是特务而是同修，我们决不能把同修往外推，那是在干坏事，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我决定亲自去甲家里一趟，与他进一步交谈。

通过电话联系，他把我接到他家。我刚进到他家，看到一幕，就是一位老太太正在炼神通加持法，得知是甲的老母亲，已有 96 岁了，身体状况很好。还看到甲房间墙壁上还粘贴有新《论语》，书架子上摆放着整齐的一套四十多本大法经书，而且他还想向我了解在网上把三退名单发往大纪元网站的方法，他也与我讲，自己在邪党的敏感部门工作过，易引起同修的警防可以理解，他并不介意。我觉得他虽是新同修，心性还不错，能正确对待同修的误解难能可贵。我把这些情况与资料点的同修讲了后，打消了他们的戒备心理，后来甲同修每天都与